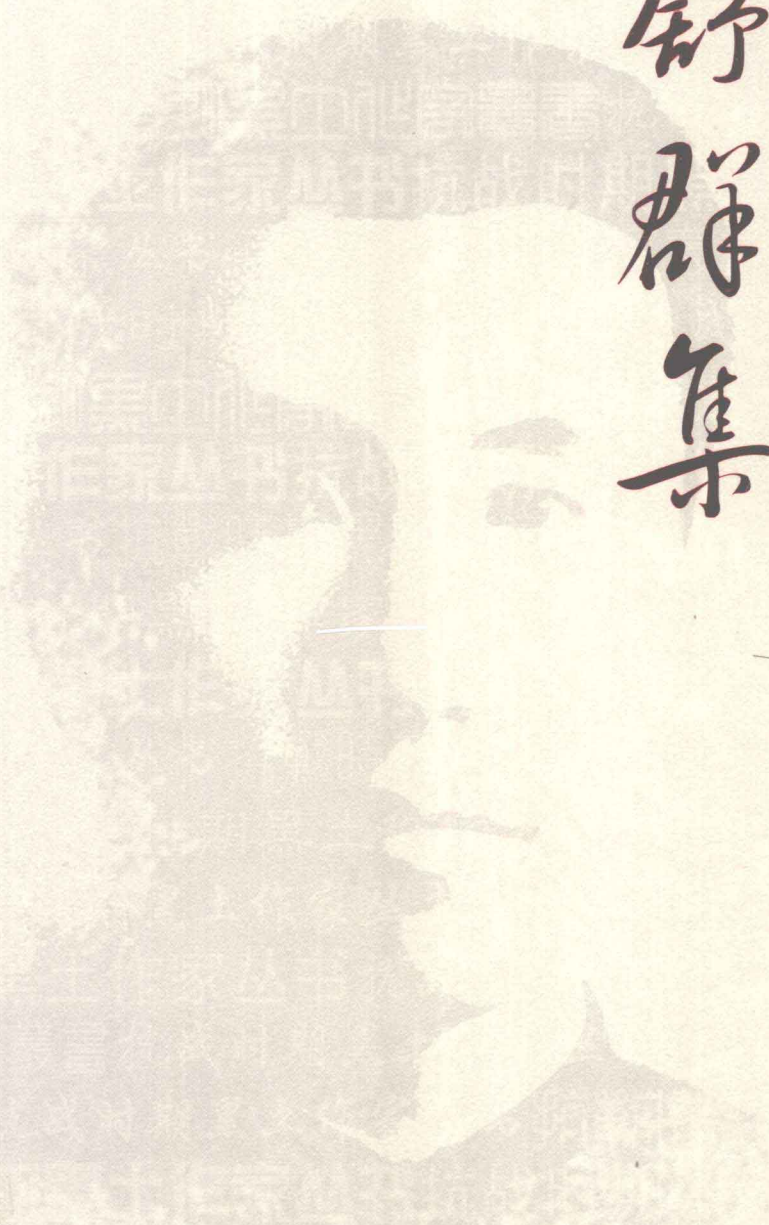


SHUQUN JI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

舒群集



SHUQUN II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

舒群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舒群集 / 舒群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3

(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 / 王立民, 丛坤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372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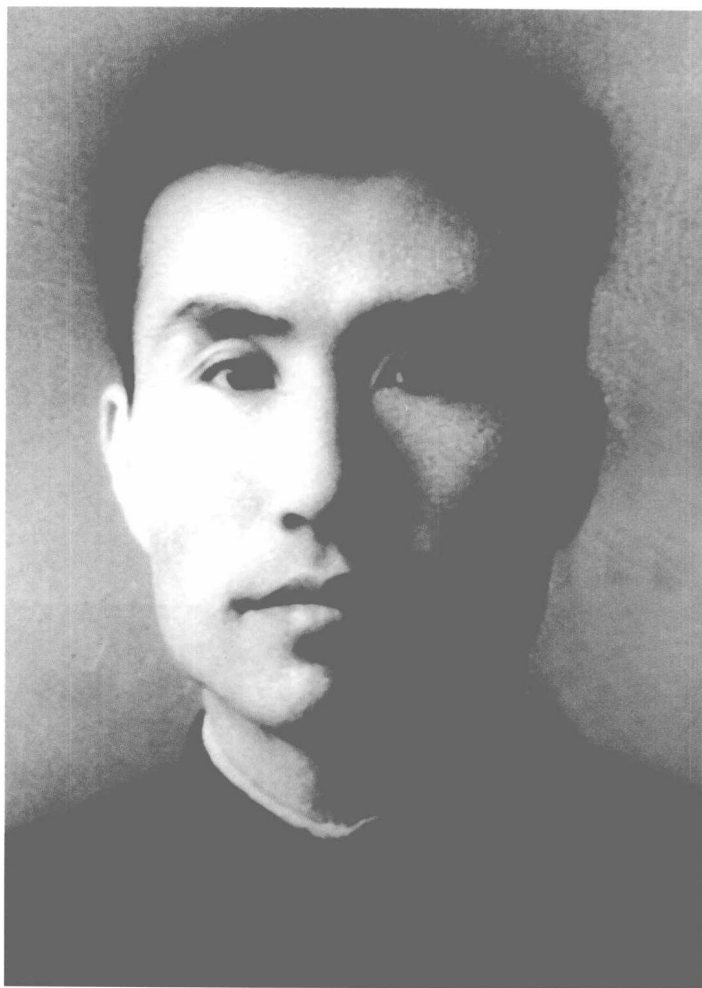
I. ①舒… II. ①舒…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现代②诗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2437 号

书 名	舒群集
著作责任者	舒 群 著
出 版 人	李小娟
责 任 编 辑	安宏涛 林召霞
出 版 发 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 150080)
网 址	http://www.hlj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hljupress@163.com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59 千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372 - 2
定 价	5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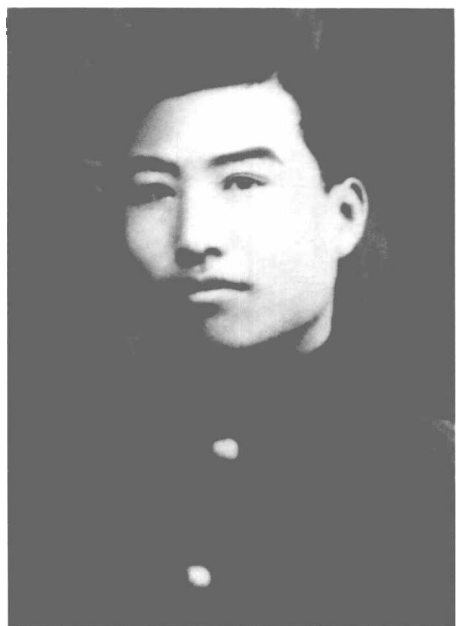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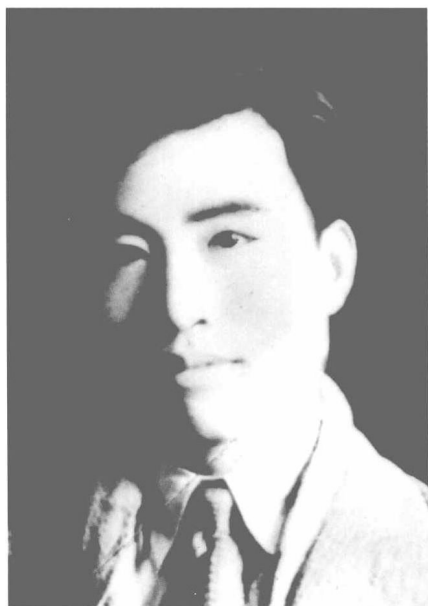


舒 群

1913 —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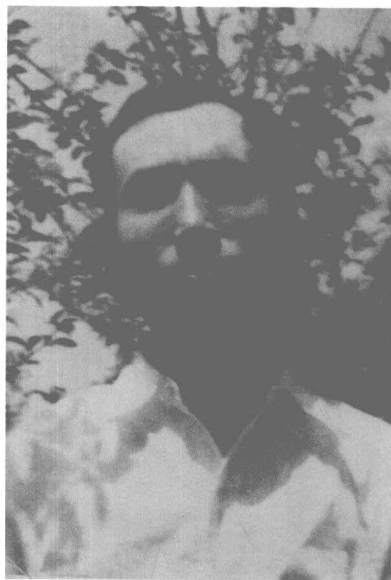
学生时代的舒群



20世纪30年代舒群在哈尔滨



20世纪30年代舒群在八路军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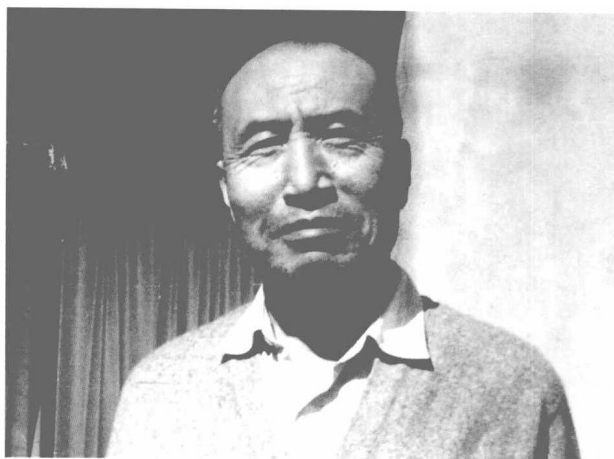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舒群在北京



舒群夫妇



舒群全家在辽宁



20世纪70年代末舒群在东北



舒群（左）与编辑谈作品



20世纪80年代初舒群（左一）参观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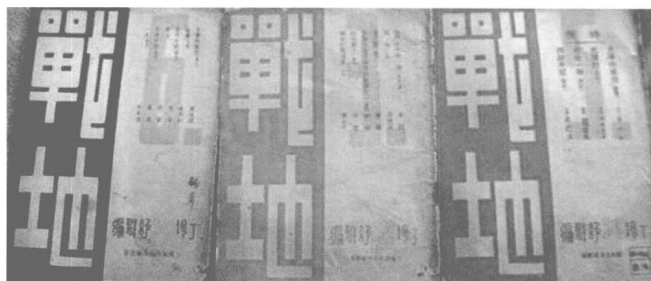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舒群与美国学者葛浩文、日本学者平石淑子在哈尔滨



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舒群中篇小说《老兵》（1936年12月）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舒群文集》



舒群、丁玲主编的《战地》期刊（1938年）

总序：有一种汲取叫做永恒

有一种汲取叫做永恒。如果你有幸拿到这套十卷本的《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进而，又将这套书放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界中阅读，那么，你将会随时感受到这种汲取的发生。

一、汲取历史的至真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1945年8月15日——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日子——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正式播发，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距离德国法西斯的灭亡已经过去了三个月。这一天被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这是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在这“世人皆知”的背后，却遮蔽着一个耐人寻味的发问——战争开始的时间。关于这个问题，在亚洲，中国、朝鲜和韩国等国专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者们认为，开始时间是日军进攻卢沟桥的1937年7月7日。非洲国家则以1934年12月5日，即意大利突然进攻埃塞俄比亚军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标志。前苏联国家一致视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的1941年6月22日为战争开始时间。美国则单方面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间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中国的传统历史书上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为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是

全面爆发,而非局部战争的开始),欧洲各国也均以这个日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间。于是,在更广泛的官方话语中,这场战争被定义为“1939年9月1日—1945年8月15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轴心国(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可是,当那个所谓的开始降临在波兰的同时,有一首朗诵诗也正从大轰炸中的中国山城重庆飞出,响彻大江南北:

十年啊!
到今天,
整整的十年!

自从日本强盗
举起了侵略的屠刀,
用我们东北人的血,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脸上
涂了个“九一八”,
今天,
整整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十年!
这充满了耻辱与悲哀的十年。
十年!
这充满了贫困与苦难的十年。
十年!
这充满了呻吟与饥饿的十年。
十年!
这充满了迫害与屠杀的十年。
十年!

这充满了死亡与毁灭的十年。

十年！

这汇集了人世所有的哀愁。

悲惨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啊！

.....

十年来，

我们死亡，

我们毁灭，

但从我们死者的坟头，

与染透了黄沙的碧血，

生长出

更强大的，

更英勇的行列！

——高兰《十年》

这是中国人民用血肉写成的事实。当传统的世界历史记忆将“开始”投向波兰，相当于四个波兰面积的中国东北，已经惨遭日寇侵略的屠刀三千六百五十天的涂炭，也承载了中国抗日儿女三千六百五十天的浴血奋战！可为什么，那众说纷纭的“开始”论中竟没有一个想到那块英勇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不屈儿女？直到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宣布：“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段十余年的抗战史才算得到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听到胡锦涛主席的讲话，时年八十二岁的抗联老战士李敏，徒步来到当年抗联的密营，涕泗滂沱，呼唤着当年战友的名字说：“你们听到了吗，历史没有忘记你们！”

请记住：

1941年，当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论中的波兰还在和平里熟睡时，黑龙江这块热土上，被胡锦涛主席称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的头一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杨靖宇将军已经殉国一整年。

“杰出代表”中的群体，“八女投江”的英雄们，已经为国捐躯三年。

另一位“杰出代表”，永远的民族英雄赵一曼女士，则更是壮烈牺牲了五年有余！

这就是《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力图展现的历史真实——在黑龙江，一群中华儿女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中华民族十四年的抗战史的发端，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与此相关联，《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也以对一直坚守在沦陷区的抗战作家们致敬的行为，再次提请人们关注那段曾经被忽视的历史。

1936年8月15日，以笔为枪的金剑啸烈士，因在哈尔滨从事不屈不挠的抗日宣传斗争，被日本侵略者残忍地杀害在齐齐哈尔，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年仅二十六岁的青春生命！

1936年，也是“东北作家群”正式步入中国政治史与文学史舞台的标志性年月。生活书店的负责人邹韬奋，不顾当局的严密控制，收集当时影响最为显著的东北作家的一批短篇小说，计有罗烽的《第七个坑》、舒群的《战地》、李辉英的《参事官下乡》、黑丁的《九月的沈阳》、穆木天的《江村之夜》、白朗的《沦落前后》、宇飞的《土龙山》和陈凝秋的《在路线上》等八篇，出版单行本。因为当时文学界已经普遍地称他们为东北作家，因此这个单行本就取名《东北作家近作集》。当然，由于这本书的畅销，东北作家这一称谓也更为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所熟知。遗憾的是，同抗战史长久地忽略了东北本土抗战一样，“东北作家群”一直被定义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而将东北沦陷区坚守中的作家排斥在外。

历史的真相是：1936年8月16日，金剑啸在东北被日寇杀害的噩耗传到上

海、舒群、罗烽、白朗、姜椿芳、塞克、金人、萧红、萧军等为之震惊义愤，大家商定，力争次年8月金剑啸殉难一周年，出版一本纪念文集，即由白朗、金人主编，作为“夜哨丛书”之一出版的《兴安岭的风雪》。这部长诗收录了金剑啸生前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附录还收录了萧红的《一粒泥土》、姜椿芳的《金剑啸》、白朗的《遗憾，留给了我们》、舒群的《死讽》及罗烽、金人、萧军、林环、高潮、夏懿等人的作品。这件事情说明，传统认识中的“东北作家群”不仅一直将在沦陷区坚守的抗战作家视为同事战友，更将金剑啸奉为了自己的先驱。

四十五年后，历史的解读才第一次得到正视：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剑啸诗文集》，内容有反映东北抗联战斗生活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小说《云姑的母亲》、《夏娃的四个儿子》、《瘦骨头》、《王二之死》，剧本《海风》、《黄昏》、《母与子》、《车中》、《幽灵》，散文《企望》、《致词》以及漫画、连环画等。直到此时，金剑啸烈士才有了自己的作品结集。

今天，又一个卅年之后，《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的出版，第一次让传统认识中的“东北作家群”与在沦陷区坚守的作家们，在“抗战”的旗帜下拥抱在了一起。在收集得更加齐全的金剑啸文集背后，还波澜着关沫南等一整条有待历史重新阅读与认同的文学长河！阅读这些血泪激情的文字，由此可以领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黑龙江抗战文学篇的感人至深。

汲取历史的至真，仅此，《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便具备了传世的理由。

二、汲取救赎的至爱

2010年，不但有人在关注历史，也有人力图展示未来。

2010年3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郎咸平说世界大趋势》。被称为“公司治理方面的世界顶级专家”的郎咸平，在书中“外围就是中心”一节中传达的思想，与《抗战时期黑土作家丛书》的精神不期而遇。郎咸平的目光犀利地扫向了黑龙江的腹地哈尔滨，预言：“这一城市复兴潮流的领导者之一就是北方的老工业城市哈尔滨。2005年，哈尔滨因为上游320公里处一家化工厂爆炸污染了水源而引发了媒体的密切关注。但这并没有延缓这个中国最伟大的城市规划。哈尔滨正在松花江对岸建造一座可容纳900万人口的新城。”着眼于未来，使郎咸

平独具慧眼地指出：“在现在的中国，用‘外围就是中心’来形容它再贴切不过了。”

对未来的信仰与热爱，从黑龙江抗战作家起，就构筑起了一种文化呈现与生命叙事上的魅力所在。20世纪70年代初，哈尔滨的一名中学教师，突然放弃刚刚评上的先进教师名誉和方见成效的事业，义无反顾地去了黑龙江的边陲小镇黑河。不仅是亲友们，就连当时哈尔滨市人事局办手续的工作人员也百思不得其解。这再无二人的行为被称之为“我有迷魂招不得”，迷就迷在他当时读到了高兰抗战朗诵诗《我的家在黑龙江》。当长途客车驶下小兴安岭，停靠在终点站黑河镇，站在王肃大街上，他情不自禁地吟诵着高兰的诗，让高兰对家乡的激情与江风一起陶冶自己的心胸：

七月里的天空多么晴朗！
漠河去淘金，
鹤岗去挖矿，
兴安岭的深林啊！
一钻进去就是百里不见太阳！
一根根的砍下去，
一根根的捆绑上，
扎成了排木便顺流而放，
顺着呼兰河，
顺着嫩江，
一直流到更远更远的地方！

意犹未尽，他又连写了四篇短文，在《黑河日报》上连载，介绍高兰的朗诵诗，感叹高兰对家乡的热爱产生出的感染力。

后来，由于工作的变故，他离开了深爱的黑河。然而，高兰诗歌的萦绕，却令他愈来愈关注黑龙江的地域文化。三十五年过去了，有高兰朗诵诗的护佑，他已经成长为了省级重点学科“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学科带头人。

爱,是一个早被使用得泛滥的词句,但当“爱”字的前端被加上“最后的”、“失去的”、“被怀念的”、“被希望的”文化背景与词语后,所有的人性魅力便会再次神奇地从这一词语中喷射而出。而抗战时期的黑龙江,恰恰聚集了上述的全部文化语境。曾经,都德的《最后一课》令多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但赵一曼女士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却不是很多人都能读到的,当你与这封遗书不期而遇的瞬间,灵魂似乎被爱的火焰焚成了舍利: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短短数语用生命写就的手书,却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爱的语言。从此,赵一曼遇难的风雪,成了无数生命的救赎。在多少人心灵的路口,你能听到一个母亲的声音在风雪中飞扬:“宁儿,希望你……”多少年后,黑龙江诗人李琦的咏菊诗“一生一句圣洁的遗言/一生一场精神的大雪”(李琦《白菊》,1996年夏)更让人领悟到赵一曼遗书所代表的黑土抗战文学精神是怎样被至爱所充盈着。塑造了大雪意象的李琦诗歌、以《赵一曼女士》命名的阿成的小说,众望所归相继夺得鲁迅文学大奖,谁能不承认他们是承惠于赵一曼遗书所代表的黑土抗战文学精神呢?

近期,互联网的一篇博客上刊载了根据当年日军特高科高级探员佐藤(当时的刑讯记录员)撰写的《对赵一曼女士的审讯记录》整理。作者以第一人称记录了事件经过,在世人面前展现了一位活生生的女英雄形象。其中,太多惨绝人寰的刑讯过